

天培文化

閱世界 55

# THE TENTS

## 當半個神不容易

### 愛特伍隨想手札



MARGARET ATWOOD 瑪格麗特·愛特伍 著 李繼宏譯

## 當半個神不容易—愛特伍隨想手札

Ten Points  
天 培 文 化

The Tent

作 者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內 頁 插 圖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譯 者 / 李繼宏

責 任 編 輯 / 宋敏菁

發 行 人 / 蔡澤松

出 版 者 /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 臺北市105八德路三段12巷57弄40號2樓

電 話 / 02-25776564 · 傳真／02-25789205

劃 機 帳 號 / 19382439

九歌文學網 / [www.chiuko.com.tw](http://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 / 北市建一(88)字419325號

法 律 顧 問 / 龍躍天律師 · 蕭雄淋律師 · 董安丹律師

總 經 銷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 / 02-25776564 · 02-25707716

臺北市105八德路三段12巷57弄40號

THE TENT by MARGARET ATWOOD

Copyright: © 2006 BY NAN A.TALE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TEN POINT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初 版 / 2008 (民國97) 年02月10日

定 價 / 200元

ISBN : 978-986-7759-67-2

Printed in Taiwan

書 號 / Z005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THE TENT

當半個神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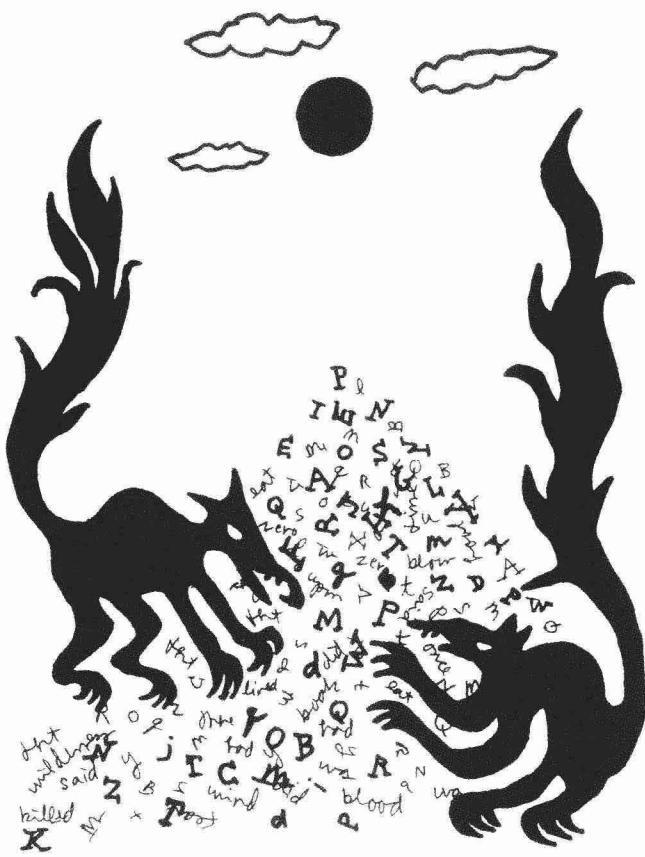
愛特伍隨想手札

MARGARET ATWOOD 瑪格麗特·愛特伍

著

李繼宏——譯







## 目 錄

女性主義與寓言式寫作（譯者序）

### I

傳 記	025
有關衣服的夢	029
瓶 子	031
不能穿越的森林	036
鼓勵年輕人	040
聲 音	043
無須更多的照片	047
孤兒的故事	048
入 口	057
瓶子（二）	060

## II

冬天的故事	067
當半個神不容易	070
莎樂美是舞女	075
夷人故事	079
伊卡里亞人的資源	084
我們的貓上天堂	088
小雞玩過火了	092
袋狼燉湯	098
動物拒絕名字，萬物回歸本源	101
三部我暫時不會寫的小說	115
掌 權	123
後殖民地	129
遺產之屋	133
把媽媽帶回來：一篇咒文	137

### III

赫瑞修的故事	151
流亡的木頭王	158
更 快	162
吃 鳥	164
事情已經發生	167
夜 鶯	169
軍 閣	176
帳 棚	180
時間摺疊	184
樹 嬰	186
轉 機	188



## 女性主義與寓言式寫作（譯者序）

瑪格麗特·愛特伍（一九三九—）是蜚聲國際的加拿大作家，自一九六一年個人出版詩集《雙面冥后》（*Double Persephone*）以來，先後出版了十二部小說、十七部詩集、九部短篇小說集和六部童話，此外還有七部文學評論集。這些曾獲得各種國際獎項的作品奠定了她經典作家的地位：此外，她編輯的六部文集也給身為文學批評家的她帶來了崇高的聲望。在英語文學界，獲得文學聲望的作品往往並不暢銷，但愛特伍的作品卻是例外。她的《使女的故事》、《雙面葛蕾斯》、《盲眼刺客》、《末世男女》、《珀涅羅珀記》等都是風靡北美和英國的暢銷書，與此同時還得到只有約

翰·柯慈、菲利普·羅斯等少數當代文豪才獲得過的崇高讚譽。

《當半個神不容易——愛特伍隨想集》是愛特伍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三本書之一，篇幅很短，全書由三十三篇短文和兩首詩歌構成；這些文章的內容十分蕪雜，有的是對夢境的紀錄，有的是對神話的改寫；有的是作者的雜感隨筆，有的可以被當成寓言。但它們共同體現了瑪格麗特·愛特伍獨特的寫作風格：女性主義色彩濃郁，大量採用意識流和寓言式寫作的技巧。

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大體上是二戰後西方女權運動的產物。最早兩本有關女性主義理論的著作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Le Deuxième Sexe*》（一九四九：《第二性》）和凱特·米萊特（Kate Millett）的《*Sexual Politics*》（一八七〇：《性政治學》）。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目標主要有如下幾個：批判已有的西方文學典律，揭示它的父權主義基礎；重新發現被遺忘或者忽略的女性所寫的作品，並重估它們的價值；確立女

性批評學，研究以婦女為中心的作品，並確立某種女性典律：探索性別和身分的文化建構①。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在西方的代表主要是伊蓮·修華特(Elaine Showalter)、艾麗絲·賈丁(Alice Jardine)和朱麗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愛特伍並沒有直接提出相關理論，但從本書中相關的文章看，她在創作中實踐和拓寬了這些理論。

在〈瓶子〉中，女性為了獲得象徵智慧和個人見解的聲音，不得不向男性屈服，接受諸如陪睡覺之類的條件；〈瓶子（二）〉則揭示，女性若要獲得聲音，除了向男性屈服外，還必須忍受被封閉在瓶裡慢慢衰老的命運。作者寫道：「我曾經年輕，我曾經貌美，我曾經被人追求，我擁有過美麗的衣服和傑出的天賦。我在洞穴中詛咒：還有人在排隊等候，還有人將步上我的後塵。我怎會變得如此細小、如此透明、如此脆弱、如此低

譯注

① 參見 *Merriam Webster's Reader's Handbook*，第 1 九七頁。

聲？我怎會被關在瓶子裡不出聲音？這是一個罕見的故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在今天不可能發生的故事。」在這兩篇短文中，「瓶子」象徵著以男性為主導的權力和文化制度，女性可以選擇獨立但沒有自己的聲音，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沒沒無聞和被遺忘；要麼擁有自己的聲音但必須接受「瓶子」的禁錮，也就是失去了獨立。愛特伍透過瓶子和聲音這兩種意象，巧妙地揭示了女性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尷尬處境。

在愛特伍看來，女性這種無奈的尷尬在西方的經典文學作品或者神話傳說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實際上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一樣，海倫、莎樂美、普羅克妮等著名的女性形象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妲己、楊玉環、陳圓圓、柳如是等相同，無論得到的是稱頌還是譴責，她們都是男性形象的附庸；也就是說，她們很少成為敘事的中心或重點。愛特伍在〈當半個神不容易〉、〈莎樂美是舞女〉和〈夜鶯〉中顛覆了傳統的敘事，將海倫、莎樂美和普羅克妮擺到故事的中心位置。在她筆下，海倫和莎樂美都是幼

年不幸、缺乏良好教育的女性，但她們有追求個人福祉或者堅持個人主張的強烈傾向。比如她寫海倫離家出走後：「（海倫）打扮得花枝招展，戴著珍珠項鍊，露出甜蜜的笑容，不停訴說她在新生活裡有多麼幸福，還說每個女人都應該依照自己的心願做事。她說在她童年時，覺得當半個神真不容易，但現在她已經適應，她打算在電影業發展。她說她第一次嫁人的時候年紀還太小，根本不該結婚，但現在她知道真愛是什麼，警察局長不是她的真愛，嗯，反正他不是。」在傳統的希臘神話中，海倫只是斯巴達的米奈勞斯和特洛伊的帕里斯的爭奪對象，至於海倫本人為什麼選擇隨帕里斯私奔，原先的神話或文學作品則語焉不詳，甚或付諸闕如。愛特伍透過寥寥千字的重構，強有力地暴露了西方文學道統中的父權主義特性。

除了以現代的女性主義視角重述西方神話之外，童話和經典文學作品也是愛特伍改寫的對象。〈小雞玩過火了〉和〈流亡的木頭王〉分別改寫了童話《母雞潘妮》和《木頭王與鸛鳥王》（這兩篇童話的內容請參見正文

譯注），作者延續她在小說《身體損傷》（一九八一：*Bodily Harm*）和《使女的故事》中的路線，對現代生活的泛政治化做出了批判和諷刺。最為值得一提的是她對《哈姆雷特》的戲仿（Parody）。在〈赫瑞修的故事〉中，愛特伍讓哈姆雷特的好友赫瑞修成為敘事者；透過層層追問，莎士比亞的巨著《哈姆雷特》變成了無足輕重的作品：「哈姆雷特又有什麼好寫的？我們這時已進入十七世紀好些年了，奧利佛·克倫威爾橫行無忌，查理一世被砍掉腦袋；數千名士兵和平民百姓慘遭不幸，他們的五臟六腑露出體外，腦袋被砍下來疊在一起。我曾多次近距離看到這種景象，所以相比之下，丹麥皇宮那幾具因刀傷、溺水和毒藥而喪生的屍體對我來說，再也不可怕了。」

這些改寫的文章具備強烈的解構主義風格。解構主義的核心理念之一即是：語言指涉的對象只能是其自身，而非文本之外的現實。如果我們離開原本的希臘神話、西方童話和莎士比亞的作品，愛特伍這些短文根本就

難以索解。也就是說，上述短文具備了最大限度的文本間性，作者本人意圖的傳達，必須依靠讀者對文本關係的了解。《當半個神不容易》的複雜之處，正在於它還包括了某些與此類風格截然相反的文章，例如〈不能穿越的森林〉、〈夷人故事〉、〈我們的貓上天堂〉、〈掌權〉、〈更快〉等。

就我個人而言，《當半個神不容易》三十三篇短文中，我最喜歡的是〈不能穿越的森林〉，不僅因為它是極佳的寓言，還因為它展示了愛特伍驚人的寫作技巧。文中的「你」是法力高強的女性，看到「他」在森林中迷了路，無法擺脫森林的困擾，於是從天而降，為「他」掃清了障礙。結果「他」卻說：「你不該自作多情，你為什麼從一開始就認為我在這片不能穿越的森林中迷了路？」它具備鮮明的多元主義哲學色彩，但和所有其他寓言相同，其詮釋空間是開放的，讀者從「我」、「你」和「他」的角度出發能夠得到迥異的結論。在文中，作者甚至還罕見地和角色「你」進行了對話：「有的人認為這是多管閒事，儘管你認為這是幫忙。我為如此直接道